庸盦筆記

庸盦筆記卷四目錄

述異

述異

無錫薛福成叔耘

曾文正公始生

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方寢忽夢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憩於中庭首屬於梁尾蟠於柱鱗甲森然黃色爛不敢偪視驚怖而寤則家人來報添曾孫矣封翁喜召公父竹亭封翁告以所夢且曰是子必大吾門當善視之是月有蒼藤生於宅內其形夭矯屈蟠絕似竟希封

翁夢中所見厥後家人每觀籐之枯榮卜公之境遇其歲枝葉繁茂則登科第轉官階勦賊迭獲大勝如在丁憂期內或追褫致敗屢瀕於危則籐亦兀兀然作欲槁之狀如是者歷年不爽公之鄉人類能言之饒州知府張澂翰善相人相公爲龍之癩者謂其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公終身患癬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圍棋公目注楸枰而兩手自搔其膚不少息頃之案上肌屑每爲之滿同治壬申二月初二日申刻公偶遊署中花園世子劼剛侍公忽連聲稱腳麻腳麻一笑

而逝世子亟與家人扶公入室葢已甦矣是時城中官吏來奔視者望見西面火光燭天咸以爲水西門外失火江甯上元兩縣令亟發隸役赴救至則居民寂然徧問遠近無失火者黃軍門（翼升）祭文有日寶光燭天微雨清塵葢紀實也自後龐觀察（際雲）來自清江浦成游戎（天麟）來自泰州皆云初二日傍晚見大星西隕光芒如月適公騎箕之夕云

左侯相之夢

左侯相未遇時夢應省試領解額甚覺得意既而連舉

進士不第忽遇干戈擾攘參佐戎幕大帥言聽計從勳望隆然中外大臣交章推薦遂出而典兵屢摧悍寇進膺方面之任爵列五等其始旌麾所莅皆山水靈淑人物秀美驅除數省忽調赴西北所歷皆嚴關險塞雄鎮名都漸移漸遠但見黃沙莽莽一望無際復督兵萬里長驅而進埽蕩邊氛功名益盛累荷超遷封拜之寵收地愈廣設官置防布置粗定然後振旅入塞返其故鎮遽然而覺乃知是夢是歲秋試舉於鄉自知無翰林之望會試一兩次後遂不復上公車旋入駱文忠公幕府

名聲籍甚曾文正胡文忠兩公交章論贊起家四品京堂襄辦軍務超授浙江巡撫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蓋其景皆夢中所見也其後以所歷之境印證前夢一一脗合及關隴肅清議者皆謂新疆地勢遼遠轉運艱難頗以進取爲疑而左公慷慨出師無少顧慮蓋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獲一第之榮莫非前定而況奇勳偉業如左公者乎

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

定海某茂才爲粵寇所虜逃出後改業爲買賣衣板

船運貨至南洋之新加坡遭風觸礁飄至爪華島卽瀛環誌略之噶羅巴也流寓五年然後得歸嘗言爪華南境有劉莊者其民皆劉氏約數千家聚族而居蓋前漢惠帝之苗裔也茂才素有文學兼習方言西洋及巫來由文字皆能繙譯爲士人所敬適劉氏重修宗譜屬茂才爲之序茂才閱其首卷載劉氏入島顚末其事甚奇茂才已不能記其詳因稍述其崖略焉其譜曰漢宣平侯張敖尙惠帝姊魯元公主爲嫡室而以其前婦陳餘之女爲次妻陳氏生一女美而賢公主愛之如己出惠

帝亦見而悅之呂太后乃託言公主所生年僅十二聘以配帝在中宮四年無子後宮美人得寵者十餘人其生七子呂太后取帝之第六子付皇后育之名爲皇后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時年二歲又四年太后幽殺之所謂前少帝者也復立惠帝庶長子宏是爲後少帝越四年呂太后病篤以將相大權付呂產呂祿太后崩張皇后年方二十五產祿欲擁之臨朝以制諸大臣后堅不允諸大臣攻殺產祿遂滅呂氏當是時惠帝尚有四子少帝年已十五其三弟皆爲王少帝後宮生一子

甫三月張皇后居長樂宮忽聞金鼓喧擾之聲詰其侍女曰太后結怨於人深矣今大臣既滅諸呂并滅惠帝之嗣吾孫生甫三月外間尚不知可亟馳至未央宮取之須臾侍女取帝子以來藏之密室諸大臣果誣少帝及諸王爲呂氏子以車一乘載少帝出宮遂與諸王皆被殺遷張皇后於北宮后既入北宮攜兒同寢躬自哺之以重金許宦者乘夜抱兒出宮經送南宮侯張偃之家偃乃后之弟也收兒密養之稍稍成立適南粵使者入貢于漢張偃夜見使者俾挾兒入南粵南粵王趙佗

詢知爲惠帝長孫官以列卿封之南海蠻夷中地方四百里後傳數十世失其故地遂爲編戶然族姓蕃衍雖輾轉遷徙而二千年宗譜秩然可稽其家祠所藏有三寶一曰漢玉小璽方不盈寸蓋高祖立惠帝時取藍田玉製璽賜之惠帝奉爲至寶常付皇后藏之一曰圓徑五尺之古銅鏡惠帝召巧工爲之而鏤皇后像於中間時后年僅十七端豔無匹以顯微鏡照之宛如生人一曰三尺長之玉如意相傳惠帝初納皇后定情之夕以此賜之及帝崩皇后每夕必捧之而泣積淚所漬古采

五色班駁可愛此三寶皆張皇后授之帝子既乃載以南奔遂永爲傳世之寶劉氏祠宇宏敞前祀帝子爲始祖後祀惠帝及張皇后塑像皆極精緻云蓋茂才所述如是予謂惠帝本漢賢主若使享國稍久其布德當不後於文帝而張皇后亦賢后也二千年後尚血食千萬里之外其澤長於漢之諸帝后遠矣

徐庶成真

翼駉稗編載羅軍門思舉追賊終南山遇真人徐庶饋糧一事以余所聞世俗所傳者尚有數則焉乾嘉之際

廣東某縣某村忽到一道士衣衫襤褸向村人乞食莫之應者一老媪以盂飯餉之道士曰我欲救此一方人孰知天數難回不可强也村人異其言稍稍聚觀之道士喫一盂飯至盡已而復嘔之石上指謂人曰今歲天降大疫死者無算此飯每吞一粒可救一人汝等欲生乎村人乃爭食之問道士姓名對曰徐庶遂翩然而去既而縣中果大疫而噉是飯者皆不死又聞康熙中三藩之變有某將勦賊而敗賊追之甚急自分必死忽有一古衣冠者立於道旁鬚眉皓白道貌偉然謂之曰汝

勿怖此賊甚劇非助汝一臂之力不能滅此賊因解佩劒授之曰賊至此汝但拔劒劒即飛去自能取賊將之頭矣問劒何以歸還曰余自能取之因指某山曰與汝相會於此問其姓名曰吾徐庶也汝前生與吾有舊吾故特來救汝勉之俄而衆賊驟至某將倉卒拔劒劒即飛去須臾賊衆紛紛棄甲倒戈而北詢知賊酋已擊死矣追至某山果見古衣冠者已先在捧劒拱手作別曰吾去矣遂不知所往又有訓蒙師顧淇山先生者余之外曾叔祖也余六七歲時從之受業時先生已八十餘

矣嘗自言少時寓無錫城內藥王廟讀書廟有道士數人一日忽一外來道士求暫寓古心古貌神氣灑然博談古今無所不通尤喜談三國時事感慨淋漓令人歌泣所述事蹟每有出諸史之外者叩其姓名笑而不答越數月一小道士病且死其人命取桑葉十餘石道大鍋中熬其汁以灌之霍然而愈遂辭去老道士覺爲異人固留之不可遂行老道士猶力挽之其人曰實告汝我徐庶也小道士二十一世前爲劉豫州部下小校我念其樊城之役頗有戰功故來救之與汝何緣而欲强

留我也徐步而去老道士疾走追之終不能及數十步外遂失所在

郭汾陽王墓被掘

同治元年關中回寇蠭起屠戮之慘甚于粵寇是時督師大臣勝保由豫入陝其隨員淇觀察貞謙過華陰曾呼一整容匠問以汾陽王後人如何其人憮然曰我郎郭姓汾陽王後裔也從前合族有十餘家皆零落不振無蘄貴者今遇此大變存者無幾矣鄉人以慘遭荼毒無所洩憤則羣譁曰始引回人入中國者是汾陽王之

咎也乃相率往掘王墓其中羌無所有惟得古劍一柄亦已幽黯朽折矣今雖稍加脩葺竟無力能復舊觀感唏不已洪觀察爲余述之如此余謂汾陽王雖借回紇兵復兩都然回紇之入中國實不始於汾陽且回回與回紇又是兩種鄉愚無知偶聞讕語信爲實然一唱百和且奮其憤毒之氣何所不至當時雖其子孫不能禦官法不能禁也而自唐迄今已逾千年則墓中一無所有亦理之固然無足怪云

桃花夫人示夢

湖南郡縣往往有桃花夫人廟盡祀春秋時息嬀也長沙某生偶因遊山借宿古廟視其額則桃花夫人默念息嬀不能殉夫隱忍事仇爲生二子縱使終身不言無補於其失節而況其未嘗無言也此等淫祠安得起狄梁公而毀之是夕某生夢夫人遣使召之至殿上夫人服飾古雅環佩璆然南面高坐侍女十餘人植立兩旁某生竊視夫人端麗無匹而懍若冰霜謂某生曰春秋左氏傳一書紀事失實或因傳聞稍誤而毀人名節者甚多汝知之乎即如我從息侯入楚不甘受辱自殺以

殉志節皦然可表天日其始而守身如玉幽餓絳宮繼而徐遭誘脅屈志爲楚夫人生有二子者乃我之姪也左氏不攷其詳而混我姑姪爲一人俾我受千古之譏評豈不冤哉又如左氏所稱衛宣公烝於夷姜晉獻公烝於齊姜後人辯之以爲夷姜齊姜實宣公獻公之夫人其說甚爲確鑿此等烝淫大惡豈可輕誣古人又如僖公十五年傳晉惠公烝於賈君注者以爲賈君卽獻公之妃賈女也其人是矣然所謂烝者則又有訛謬焉夫獻公初娶於賈爲元妃齊姜乃其次妃其入宮在賈

女之後賈女甚美而賢與衛莊姜相彷彿厥後獻公既得驪姬立爲夫人乃幽賈女於宮中然其初實晉之小君也故稱之曰賈君當惠公入立之時賈君年已七十左右秦穆姬念其嫡母之幽憂孤苦故屬惠公善視之孰知惠公並不加禮復逼淫其侍婢致令賈君憤鬱而卒穆姬所以怨之也然竟曰烝於賈君則誣賈君甚矣又如楚平王爲太子建聘婦於秦曰伯嬴容德甚美王乃自娶之此在王爲慚德而非秦女之罪也厥後吳人入郢以班處宮夫人伯嬴獨能閉門自守稱說禮義俾

吳王慚而退舍秦亦以其女之故發兵救楚卒復楚國是夫人既有功於社稷而貞毅明達葆全節於危難之中賓巾幗中所罕覯宜其能生昭王爲中興之令辟也左氏不著一字使如此賢媛幾致湮沒亦其疏漏之失也凡吾所述子之博雅自能知之吾所以復言之者欲子轉告世人俾知書之不可盡信也大抵以一人之才智纂二百餘年數十國之事豈能一無舛誤然被其誣者則奇冤莫白矣此左氏晚年所以有失明之罰也夫人舉袖一揮某生遽醒歸而檢列女貞順傳曰楚伐息

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宮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妾終不以一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以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某生因思劉向博極羣書其言必有根據何以與左傳相鑿枘今知爲姑娌二人之事則疑義渙然矣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息夫人雖死而其娣姪未必能俱死人但知爲楚夫人者

亦號息嬀而不知其截然兩人也若息夫人之貞固不二則廟食千秋宜矣又楚平伯嬴亦列於貞順傳曰伯嬴者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妾若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門三旬秦救至昭王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某生因思夫人之言與此傳適相脗合又檢春秋大事

表於衛夷姜晉齊姜論之頗詳玩夫人之言似已知有此書矣惟賈君之事無書可攷後讀史記晉世家云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二十二年重耳年四十三出奔狄國某生始憬然悟曰重耳在晉僖公四年年已四十有三申生乃重耳之兄秦穆姬又其女兄則其母齊姜年必在六十以外賈君乃獻公初娶之夫人其年又當長於齊姜惠公入國在晉僖公九年則賈君年在七十左右無疑矣惠公淫其侍婢而左氏誤信傳聞以爲烝於賈君其誣賈君實甚宜夫人爲之表

白也某生常以所夢語人復作文考論其事甚覈後數年復夢夫人召之出彩筆一枝贈之曰此翰苑筆也聊贈一枝以報發潛闡幽之厚意是秋果捷鄉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

馬端敏公被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爲兩江總督月課武職之期馬端敏公新貽親臨校場閱射校場在督署之右有箭道可通署後便門端敏閱射畢步行由箭道回署將入便門忽有跪伏道左求助川資者乃一武生端敏同鄉

也接呈狀閱之謂曰已助兩次矣今胡又來言未畢忽右邊有人大呼伸冤者未及詢問已至端敏身前左手把其衣右手以小刀揕其胸端敏謂從人曰我已被刺速拏兇手言訖而絕從人舁端敏入署武校聞聲奔集執縛兇犯并執武生付首縣熬審兇犯爲張汶祥河南汝陽縣人武生實不知情蓋適逢其會耳乃先釋武生使去是時人情洶洶訛言朋興

朝廷調曾文正公還督兩江兩發重臣按此獄越半年事乃定先是有丹陽某生者夢見吏役持名單一紙所

錄殆數十人第一名爲張汝祥第三名爲馬新貽而已則在數十名以外牓而告人決計不與秋試未半月而端敏被刺某生以是冬十月卒惟張汝祥名列第一而死在明年二月咸莫測其故也端敏騎箕之夕張子青漕帥之萬在淸江浦忽夢端敏以年愚弟名帖來拜端敏故與漕帥丁未同年也神色慘澹久之默然徐曰吾事專託同年拱手而去未幾得

旨前赴金陵鞫審兇犯漕帥至金陵時以語人謂凡事莫不有定數云是年又有湖州人費以耕字餘伯者以

贅畫遊上海病卧客舍馬公被刺之日贅忽語人曰制府馬公今日已死一百二十餘年前之案發矣此案共數十人吾名亦在其中不能久居人世矣越三日而贅卒

張汶祥之獄

馬公未被刺之前數日忽接到公文一角其封模糊不知爲何署印章折視之並無文書但畫死馬一匹而已亟命執投文者訊之已不知所往蓋卽張汶祥所爲也及馬公斃汶祥所持刺刀深入胸中四寸從人爲之拔出刀已刓曲刀首敷毒藥人遇之立死並不見血云意

其處心積慮非一日也是時事出非常訛言四起或謂必有指使之人或有以帷薄事疑馬公者蓋謂汶祥舊不慮死非深讐不至此也方獄急時余在金陵頗加意訪察此事其謂有指使者固全無影響謂涉及帷薄事者尤大謬不然蓋汶祥所自供之籍貫蹤跡已與世所傳不相應且馬公果有隱慝汶祥儘可昌言之不必為之隱諱也先是

朝廷命漕帥張公之萬 赴江南莅獄既定讞矣會言路有異議者復遣刑部尚書鄭公敦謹 赴江南讞如前乃

以辛未二月十五日磔汶祥於金陵城北之小營摘心致祭於馬公柩前而馬公先已奉

旨建祠予謚飾終典禮甚優云方汶祥之被執也江甯將軍魁玉公詰問主使汶祥張目答云我爲天下除一通回匪者蓋以馬公先世出於回教故誣之也及星使至與承審司員先後熬問汶祥終無一詞或時爲旁譏不遜語而已或勸刑訊星使以汶祥重犯儻未正典刑而瘐死獄中誰執其咎故始終不敢用刑定案之日孫觀察衣言袁觀察保慶皆以承審大員不肯畫諾以未

刑訊故也二公皆嘗受知於馬公者然當是時推究汝
祥蹤跡并徧逮其婣戚支黨供證確鑿所讞已十得七
八殆無甚疑義云汝祥始爲粤匪所虜縱而逃出至甯
波以押當貿利自給并與諸海盜通貪其糧者數年值
馬公巡撫浙江擒斬海盜頗衆復禁歇押當汝祥益貧
無賴乃時思爲海盜報讐汝祥又有妻爲人誘之以逃
汝祥追而執之復以失物訴巡撫求爲追徼馬公以此
小事不宜煩瀆格其訴不納其後汝祥妻又謀逃逸汝
祥追令自殺既而怒曰巡撫不爲我追贓使吾妻有輕

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馬公總督兩江汶祥千里間關候伺兩年而始遂其志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結滔天之釁者其張汶祥之謂乎

知府被刺

同治八年青州府知府王君汝訥被刺而死其兇犯乃青州營步兵也營中定制凡馬兵出關校閱步兵精騎射者補之有一步兵武藝絕倫發矢連中而參將抑之竟不得補馬兵闕步兵懷恨常欲刺之而未得間會某月某日丁祭之期步兵私念此其時矣因磨白刃先埋

諸學宮方甎下至期文武官皆已就位步兵取白刃徑往祭所於時黑夜中雖有燈燭眼光朦朧步兵平素又但知參將爲最貴乃就首席一盲猛力刺之應手而倒則知府王君也步兵曰誤矣亟往刺參將參將負重傷疾走以免其下兵丁倉猝格鬬死且傷者數人步兵馳出廟門左執刀右挾矢以禦追者每發一矢無不中復殺數人於是追者不敢迫至東門門者呵之復殺門者斬關而出遇一農夫驅驢負柴將入城又殺農夫推柴於地而騎其驢以行驢至水邊不肯渡橋步兵亦若迷

不識道者盤旋往返自晨至午仍在水邊追者愈聚愈衆乃就執訊之則瞠目直視但云欲殺參將而已遂寘之極典初王太守之父爲山東某縣令接印之夕滅燭將就寢時窗外月明如晝月光映射室中忽見有人持白刃自屋簷飛下破窗而入太守之父自帳內窺之見其在室中摸索知欲刺人也大駭屏息移出帳後伏於牀下刺客摸至牀邊果連斫之旋覺無人復破窗而去旣而詢知此室爲前任縣令所居其讐家不知其移寓故欲刺之然使不見幾遠避已代人受刺矣因是寒心

即日告病棄官歸亦可謂哲於保身者乃閱數十年而其子仍在山東代人受刺豈冥冥中果有定數歟

知縣被戕

同治九年兩江總督馬公被刺於金陵是年三月初五日先有浙江嵊縣知縣嚴君被戕之事嚴君名思忠鎮江人治嵊縣頗著政聲有櫛工龐姓設鋪縣城而令其子學技於新昌會清明節其子由新昌回家至中途忽發瘋疾櫛工赴鄉省墓僅一徒與瘋子居鋪中夜將半瘋子忽放火自焚其屋鄰人奔救火既滅而瘋子不見

人皆謂其懷慚自遁未之覓也是時嵊縣令無公廨僦民室以居瘋子竊菜刀置之懷徑趨縣令公館登館後土山壞後門以入館中人皆不覺倏入縣令正寢寢室凡七間皆有簾帷而無門戶縣令與一妾居東縣令之女年約二十與傭媪居西瘋子先遇一媪斫之負傷仆地遂趨縣令臥牀邊斫之其妾聞聲呼救復趨斫之皆在牀呻吟瘋子見牀後花裙一條遂取而自束之復趨西室見縣令之女斫之數十下負重傷未死仍入東室斫殺縣令其女聞聲匍匐往救瘋子出遇之復被斫以

死縣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刃以死而面目模糊不可辨云瘋子取印佩之開箱取寶銀一枚復出後門而去天既明有豆腐店翁方開店門忽見一人滿身血污腰束花裙執刀來撲店翁以門板禦之墜其印及刀於地瘋子挾銀而遁居民拾印與刀來叩縣令公館則大門猶未啟也旣知縣令已死遂報典史先來相驗發捕役嚴緝兇手瘋子泅伏水中執而訊之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縣令之妾逾一日而死置瘋子於極典然終莫解其由來也或曰嚴君少時其父爲山東博山縣令嚴君

讀書學宮之魁星閣閣有三層嚴君居中層其上爲人迹所罕到而嚴君每若見人憑欄眺望知爲狐也陰戒其僕蹤跡之知其窟在數里外之古墓中歸而告其母曰某處有狐窟兒將召獵戶殲彼醜類其母先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吾族與郎君夙無嫌怨兩不相侵郎君居心陰很吾族氣數已到恐遭毒害然吾必有以報之其母旣感是夢乃叱止之曰彼雖異物然無害於人何必殲之敢若此非吾子也嚴君重違母教數月未發厥後技癢不能自已遣其僕陰購火藥藏之墓中乘夜以

引線發之淸晨往觀則死狐枕藉穴內人有知其事者以爲龐瘋子之家老狐爲之也嚴君被戕之歲元旦館中階石忽裂爲二一血痕殷然嚴君自占一課謂縣中當有逆倫重案亟召其吏役教誡之俾各愼厥職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

水神顯靈

鬼神爲造化之迹而迹之最顯者莫如水神黃河工次每至水長之時大王將軍往往紛集河工吏卒居民皆能識之曰某大王某將軍歷歷不爽同治七年捻賊張

總愚竄入直隸山東交界今伯相合肥李公扼守黃運兩河設大圍以困之當是時各營兵勇不滿十萬而汛地縣廣數千里人數不敷甚鉅賊以全力併衝一處一處失防則全局皆廢固非確有把握也然竟以滅賊者是時大雨時行河水泛溢平地積潦往往盈丈賊四面奔突皆爲水所阻官軍因得以合力痛勦蓋若有神助焉李公調長江水師提督黃軍門翼升率舢板礟船北上至張秋阻淺不能進眾人咸請軍門詣大王廟行香舟人忽報曰黨將軍至矣曰何在曰在河干先是北運

河涸如平地至是河水驟漲船隨水進所向無阻隱隱于數十步外見一紅旂在前大書慕字軍門祝曰此役若滅賊必請于大帥奏加封號於是李公謁軍門扼守泊頭鎮至捷地壩其河牆一百二十里軍門既至審視形勢謂將吏曰吾水師力尚單薄而汛地頗廣且運河水旺尚無可虞賊若由減河北竄則大局壞矣吾欲決捷地壩引運河水入減河則吾可高枕無虞又恐居民不願致啟爭論正躊躇間眾又請軍門拈香曰大王現矣軍門登河牆拈香畢憑牆下望見若有一蛇蜿蜒河

側長不過尺餘或曰黨將軍也或曰楊四將軍也或曰
某某大王也方欲遣人諦視忽對岸堤上有一蛇長十
餘丈首如七石巨缸鱗彩燦爛三昂其首驟觸天崩地
塌之聲則捷地壩陷矣運河水滔滔滾滾灌入減河賊
果北竄阻水不得度望洋歎恨而去賊旣滅軍門以語
李公請爲黨將軍奏加封號未及舉行但爲奏請南書
房書一區額而已及李公總督直隸歲辛未畿輔大水
一日天津吏民譁言黨將軍見於河干請郡守縣令往
迎之縣令議以坐轎不肯入郡守乃以坐轎讓之送入

大王廟中旣而大王將軍陸續踵至津民建醮焚香演劇以侑之巳逾兩月李公謂屬吏曰今値饑饉之年物力艱貴與其耗之演劇不如賑濟饑民欲將大王將軍送之河干並集商議外間尚未知也一優人忽自廟中戲臺跳至臺下大言曰我輩得住也李少荃與我有舊本是六會之人戊辰之役我爲出力不少滅賊成功得有今日乃旣不爲我請封今者演劇爲樂復欲驅我何太無情誼也言畢優人偃臥於地良久乃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於是屬吏力請李公聽其演劇凡三閱月而

大王將軍乃漸去津民復相與醵錢重修大王廟煥然一新

賈莊工次河神靈蹟

同治甲戌河決賈莊山東巡撫丁稚璜宮保親往堵塞以是年冬十二月開工頗見順手而大王將軍絕不到工至光緒乙亥二月間險工疊出用稭料至五千六百七十萬斤蔴料至二百七十萬斤十三日後停工待料占埽或蟄或走或似嘔吐連日西北風大作大溜自引河直射口門萬夫色沮十五日午刻口門里許河水清

忽見底毫髮可鑑十七日栗大王至越日黨將軍至又明日金龍四大王至自十六至十九日桃汛忽發口門深至五丈四五尺種種奇險兵弁員役束手相向二十一日大溜忽入引河口門水勢日平二十三日以後蘇料大集各大王將軍亦雲集兩壩二十六日南壩開工二十八日北壩開工是日金門中流忽浮黑鴨一對遊泳上下幾一時許倏不復覩河員謂係抱鴨將軍每遇堵口出現最利越日復有虎頭曹四將軍端坐細稍船上形同絲蛙而體較長請入香盤毫不驚躍又有楊四將

軍者狀如蜥蜴長祇寸餘雙膞怒突徧體生花從簷際
躍入宮保帽中遣官送至大王廟行七八里伏不稍動
安坐供盤數日三月初六日寅刻正兩壩合龍然壩基
尚未壓到河底河水自壩下潰涌而出形勢岌岌初八
日雷雨大作其言陳九龍將軍至矣是夜雷雨不止龍
占打下丈餘隨卽添培高厚土櫃邊壩一齊塡壓到底
卽刻斷流盡人力無所不施不得不借於神力也聞河
工凡見五毒皆可謂之大王將軍如蛇蠍虎蟾蜍皆是
也然託於蛇體者爲最多但其首方其鱗細稍與常鱗

不同位愈尊靈愈顯則形愈短金龍四大王長不滿尺降至將軍有長三尺餘者又如金龍四大王金色朱大王朱色黃大王黃色栗大王栗色皆偶示迹象以著靈異各就其神位之前蟠伏盤中而昂其首或一二十日不動或忽然不見數日復來其去來皆無蹤跡而鱗色璀燦或忽然黃變爲朱朱變爲綠謂之換袍或忽然死於盤中謂之脫殼其死蛇須送水濱即自沈於河底或數日後仍現於河干蓋其所附之蛇偶死而大王實未死也又有某大王在盤中生數蛋而去者此次大功告

成宮保卽專摺請加封號奉
旨金龍四大王封號著禮部查照康熙二十三年加封
天后成案辦理其黃大王朱大王陳九龍將軍楊四將
軍寧將軍劉將軍曹將軍著禮部一併議奏並建立栗
大王專祠以答神庥云

武員詹突河神

丁稚璜宮保在山東兩次治河前則侯家林工後則賈
莊工也侯家林之役大王將軍來集工次每日演劇敬
神有衆蛇各就神位之前昂首觀劇優人或以戲單呈

上請大王將軍點戲蛇以首觸戲單所點之劇往往按切時事非漫無意味者也而點第一曲者必金龍四大王其次第亦不稍紊有總兵趙三元者戟手謂人曰此皆蛇耳何神之有言未已忽叫云不敢不敢跱趨視之則有蟠其頸者有繞其背者咸勸總兵跪神座前自責且願演劇三日以贖罪俟忽間已見大王復位矣然未見其去來之迹賈莊之役有某提督駐河干忽見大龜順流而下或謂此元將軍也宜設香案望空叩禱可獲神助提督怒曰吾乃將軍耳彼區區介族何足懼焉命

軍士舉火槍擊之鼉遽返而上駛若畏避者提督方自鳴得意忽見大小鼉數千蔽流而至波濤洶湧提督止命舉槍則向所見之巨鼉已倏忽近岸昂首噴沫衆鼉隨之奔流箭激聲勢震盪軍士皆驚恐奔潰提督知不可禦亟策馬登高避之而其所駐之河濱草屋十餘間皆被水捲去沆汨無餘矣噫宇宙間靈蹟昭然者莫如河神彼武人粗鹵不知敬畏幸而未降之罰乃著異於俄頃之間以示薄懲神顧可慢乎哉

河上旋風

光緒丁丑七月余偕諸昆季謹扶先太夫人靈柩由濟南閘里舟經張秋黃運之交適値戴村壩決陷運河口門水深一尺內外河沙淤澱舟不得進泊口門外十有四日乃假振字營勇丁百餘名濬控淤沙越一日曳舟入運河十里堡閘仍不得進此閘乃運河入黃之口也明日午刻天晴無纖雲忽見旋風揚沙起南岸頓成白雲一道若有白鳥及蝴蝶翔舞其中者時有舟人以蘆席爲舍舍河之濱頃刻間捲入雲霄閒其下風沙相薄如旋轆轤漸追挖河諸兵丁諸勇丁鳴金拒之風息雲

散而河之北岸復有飛沙衝起橫亙天半有若白龍之飛遊者或曰此旱龍也其首偃仰向日兩目炯炯如巨盌諦視之卽蘆席兩方也其身如數百匹白練舒布空中諦視之則揚沙映日光也其下壓沙亂刮若以尾掃地而南岸蘆席七八方須臾盡至北岸飄轉青冥閒久之始杳余初疑此以爲水怪蓋畏挖河夫丁之逼其巢穴而遷徙者或又告余曰此風自南而北先至戴家廟是日適逢市集之期鄉人麕聚風不敢過人知其神也而避之風乃旋轉而北云然不知其所止息亦不知果

何神也

忠靈破賊

江忠烈公既殉廬州之難其弟達川方伯忠濬率援兵千餘為賊所阻距城數十里越八日遣一勇丁微服入城出公尸於塘水面如生負以出城斂之歸葬官軍初次克復廬州於水西門內建公專祠數年廬州復陷同治壬戌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率大軍圍廬州俾其裨將石清吉攻西門外之得勝卡賊以全力守之堅不可拔忽見卡後有一枝人馬皆執白旗旗心有江字襲賊之

背賊乃大潰官軍遂克廬州是時賊與居民皆望見之後知官軍並無白旗隊者而破賊之所實與江公祠相近其旗白色則公生平行軍所用也至今廬人道公遺威猶懍懍有生氣每議大事必在江公祠祠中鑄胡元煒鐵像跪階下云

已死七日復生

蘇州西洞庭山陸某妻家在蘇城內一日入城暴病而卒其妻家遣舟至洞庭山迎其妻來視含斂阻風中途越七日然後至時天氣嚴寒尸尚未變將大斂矣開棺

忽蘇又十餘年乃卒人嘗問以死後情狀自言將死之時魂從頭頂鑽出急切不能離身奮力掙去甚覺苦楚已乃翛然解脫遂與身判爲二矣由是入冥漠之鄉若有知若無知似人睡著後光景有時隨風飄蕩至洞庭山家中自覺其身已死忽念及父母兄弟妻子悽然以悲則魂氣爲之一聚若炯然有知者已而漸復昏昏然或遇大風吹散或被鐃鈸及銅鐵器聲驚散凝聚最覺費力不見有日月不知有晝夜凡所稱陰界地獄及閻羅王俱未之見亦未遇一鬼既復飄至一處若有兩人

痛哭者其下赫然一尸醜惡可畏不覺驟與之近陡合爲一遂復生矣哭者則其妻與妻母也陸某所述頗爲近理其未至陰界蓋以陽壽未盡故無引導之鬼所以能復生者亦即以此與施叔愚廣文爲余言之

獄囚四官

各郡縣獄中重囚例皆鎖其足而桎其手鉗其口而鎖其頸晚近獄規不肅每一囚入獄獄卒皆有例定規費僅於州縣與史巡獄時爲上刑具官去即便弛之習以爲常官亦知之而不深究也廣東有某縣令欲察獄中

積弊一日昇去儀從突入獄中獄卒未及知也獄囚百餘人見之曰汝來甚善羣起縛縣令宣言曰官欲出獄須縱我輩百餘人與之同出如門外人有來前者我輩先扼殺縣官以待死均之一死耳與其束手而死不如與官同死復連縛獄卒數人有餉縣令飲食者獄囚數人傳遞而入獄囚口糧或不時給則亦絕官餔餟以相抵縣中幕吏皆無如之何典史至門外遙呼獄囚始而婉諭繼而哀祈囚皆不應不得已稟達郡守郡守親自赴縣至獄外諭囚曰縣令自到任後並未苛待汝等汝

等入獄皆在前令手中令如致縣令於死汝等罪名益重豈得倖全不如速釋縣令汝等有冤抑者必爲伸理其犯重辟者亦當設法超拔決不汝欺也獄囚皆曰令日我輩與縣官出則同出死則同死不必多言郡守徘徊莫措相持已及旬日恐縣令死於獄中釀成重案不得已密稟大府請發兵兩營到縣許赦囚罪盡縱出獄囚復言當攜官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方能釋官亦許之獄門既啟羣囚擁縣令驩呼疾走官吏尾之而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囚乃釋縣令欲遂分道颺去官兵伏

隘以待四面兜圍百餘人皆就擒惟逸去三人而已郡守縣令擒囚回城盡法懲治加以酷刑死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其餘皆從重擬罪剋期處決此光緒六年事也夫蛟龍失水螻蟻困之縣令之所以威伸令行者以有堂皇儀仗之尊嚴吏卒僕隸之擁衛耳微行入獄與獄卒等不及掩其弊用意非不勤也不幸逢意外之變致蹈危機遭僇辱吁爲官者可不愼哉

鬧刀殺人

今之藥店皆有鬧刀刀重數十斤至百斤聯於鐵架之

上關捩靈便刀每切下則與架相脗合以剸各種藥料雖巨材無不立斷咸豐年間某縣藥店有一童子方六歲配一童養媳方五歲兩小無猜時共嬉遨一日童子拉童媳陪出門外童媳不從童子曰不從將殺汝童媳以首湊鬧刀架上戲謂之曰請汝殺我不意鬧刀驟然落下首領竟斷焉蓋店夥之置鬧刀本未妥帖忽有人倚其架觸動關捩乃猝墮而殺人也童子驚懼號哭店主執以報官童子自願抵償鬫將定以誤殺之罪俟及歲時按律辦理後不知究竟如何也

蕈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寒山寺在姑蘇城外唐人詩巳累累見之千餘年來爲吳下一大禪院道光年間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過客者共一百四十餘人忽一日盡死寺中旣巳無人鄉保爲之報縣縣令前來相驗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縣令問諸僧今日食何物對曰食麪縣令復詳詢煮麪之人與澆麪之湯竈下養對曰今日値方丈和尙生日特設素麪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中有蕈一枚紫色鮮豔其大徑尺因擷以調羹澆麪但覺其香味鮮美異常未及

親嘗忽然頭暈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麫死矣不知是何故也縣令使導至後園採蕈處則復見有蕈二枚其大如扇鮮豔無匹命役摘蕈蕈下有兩大穴縣令復集夫役持鍬鐝循其穴而發掘之丈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盌者蓋兩穴口爲衆蛇出入之所蕈乃蛇之毒氣所噓以自蔽其穴者諸僧旣皆食之故無一生竈下養僅嗅其香味故幸而復蘇縣令乃命儲火種發烏槍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而寒山寺由此亦廢

愚民含忿輕生

通州東鄉農人有佃富家之田者一日入城還租因米色不佳頗受斥辱農人忿不欲生其家有一妻三子三女長女已嫁合家尚有七人農歸告其家人曰吾雖貧賤義不受辱今因佃人之田無端被其凌辱吾不欲居人世矣汝等當如之何家人皆曰願同死農乃盡鬻其穀米器物得錢百緡赴匠室買棺七具匠人不問其故賃然與之棺既到家先一日告其鄰人曰明日吾家有事請子一來鄰人於清晨入其家則見七棺陳於中庭

合家七人各臥榻中蓋皆已服毒矣鄰人懼而反奔出遇其已嫁之女於陌上告以其家父母弟妹皆已死矣長女號哭入門見其幼弟氣倘未絕灌救得生其餘六人則已長往此光緒五年事也夫愚民因一朝之忿自輕其生固已傎矣乃至合家殉之則尤愚之甚者然愚者難以驟覺而死者不可復生故君子不輕斥辱人也

柁工謀財酷報

撫州有舟子兩人合夥駕一舟往來江上一在船首爲篙工一在船尾爲柁工一日有孤客僱船行囊甚富

柁工瞰其槖槖也謀之篙工欲殺孤客而取其財篙工以爲不可柁工再四强之篙工曰吾兩人雖同舟不妨各行其是我不問汝事亦不洩汝謀也是夜客到船尾溲溺柁工推而墮之於江大呼撈救篙工亦起客已沈沒無蹤柁工乃檢其財物欲分少許與篙工不受欲以其舟贈之又不受且曰吾自知貧窮有命不敢冀驟富以速災也柁工乃挾所有以歸置買田產家道日隆子孫鼎盛篙工亦歸耕於家每見柁工添丁益產之喜輒歎曰天道無憑篙工之妻子聞而怪之以爲忌其富也

既而柁工之孫以武舉得進士還鄉宴客賀者盈門篙工亦往焉柁工率其子孫婦女將往某處敬神酬願自撫爲瀆江之白馬嘴登舟離岸僅數十武大風驟起遽覆於江合家男婦老幼三十餘口無一免者送者猶未旋踵也篙工歎曰天道果有還也人怪而問之篙工笑而不答後其妻子私問之乃具言其顛末噫柁工僅殺一客而全家之死於江者三十餘人其報似太酷矣然柁工得不義之財以肥其家以長其子孫享榮富之樂者數十年天將待其時而降之罰殆猶借債者之愈久

而息愈厚歟

娶妾得泥佛

吾鄉有某生者中年無子謀置簉室乃買舟渡江赴通州一帶訪購某生既省小費又欲速成會有客來言一鄉民願鬻其女導往觀之其色甚美問其價則甚廉但須以花轎迎娶某生大喜亟與定議屆期以花轎迎至舟中女家有二媪來扶女出轎登牀衣裙楚楚紅帕障首某生但覺其穠纖合度而已然二媪方伴坐牀上不能遽前揭帕某生犒與夫等既畢二媪亦即辭去某生

步至牀前見新人端坐不動私念此必因羞畏而矜持也乃以手微撼之仍不動遽揭其帕則一泥像甚爲端麗蓋係百年前所塑近時無此良工也某生懊悶已極正欲追媒媪理論已有村人數十讙譟而至且曰此吾村觀音菴之大士像也環而祈禱者且千戶汝何得擅擡至此或欲鎖其舟或欲縶其人某生惶遽失措一老翁出爲排解某生乃苦訴其見紿之狀老翁對衆言曰姑念此人異鄉遠客願諸君稍恕其褻嫚菩薩之愆但令出洋銀二百員以示薄罰吾輩自舁佛回村何如衆

作勉强允許之狀某生不得已出洋銀二百員付之衆共舁泥像驢呼馳去某生踉蹌歸里大喪資斧而妾仍未得此可爲見小欲速謀事不愼者戒

雷震總兵

同治五年二月初六日有皖南鎭總兵張志邦赴金陵拜年將返乘船由江中自上而下陝甘總督楊厚盦宫保之委員由上海製辦軍械乘船自下而上相遇於棉花隄因避風雨同泊隄邊又有一船先泊者共爲三船忽空中霹靂一聲先泊之船錨練纜索皆斷飄至對岸

其二船攝起空際再擊一聲並皆粉碎張鎭及船中三十餘人同震死其骨肉指節寸寸墜下布滿田野惟船戶一子一婦墮地皆無恙彭雪琴宮保馳書告曾文正公於徐州軍中余親見而錄之或謂張鎭及委員有隱惡焉然未必同死三十餘人皆有隱惡者則西人偶觸電氣之說較爲近之而何以飄至對岸之一船與船戶之子婦同免於難在蒼蒼者似又非無意也是眞不可妄測矣

雷殛惡人

同治戊辰歲杪合肥東南鄉地名府大圩者有一貧人無以度歲步行二十餘里告貸於戚友家得米數斗錢兩貫以歸中途道於饑渴叩一村戶乞茶有張氏婦方與其幼子共飯見貧人有飢色問其故而憐之留給午餐其錢米在筐中置於門外是時張婦之夫遠出貿易其鄰有禿子者素遊蕩無賴見門外錢米一筐私念夫不在家而其婦容留外客必有他故遂攜其筐以去蓋既利其錢米又欲藉爲異日婪索之具也然張婦素勤儉持家好行方便實並無他意貧人飯畢而出不見錢

米惶窘欲死婦又惻然憫之遂給以錢米如原數并畀一器使搚之貧人感泣而去越數日其夫自外歸禿子布造蜚語謂張婦有外遇并以私給錢米爲證其夫以婦平時素賢淑尙未之信姑詰其盛米之器所在則云已借貧人矣夫謂禿子言果不謬頗加斥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縊其夫悲憤交集又迫歲事遂草草厝於祖塋之側明年正月四日貧人感張婦之德備微禮往其家賀年并歸其盛米之器始知婦死遂痛哭力白其誣其夫亦悟淚下如雨遂二人同至婦墳前哭奠且呼曰善

人遭誣何天道之無知耶忽見黑雲迷漫迅雷驟作霹靂一聲從空中攝禿子至墳前跪而自訴其情甚詳然後擊死又霹靂一聲將婦棺自墳中掀出棺開而婦遽甦與其夫相見恍如夢覺俄而遠近奔走來觀蔡子方司馬家矩合肥人也目覩其事爲余述之且云張婦至今尙存其子亦秀慧能讀書云

雷救人命

無錫北鄉有農家養一童媳其姑遇之甚虐督使撚棉放紗每日以十索爲度一日忽少紗一索苦搜不得其

姑謂其偷竊鄰家也既嚴撻之又將置之死地忽陰雲四合雷聲陡作震死家中一老牛其腹亦已劈開有紗一索宛在腹中蓋牛竊吞之也然後養媳之冤始白天道以人命爲至重牛固無知吞紗一索亦罪不至死然因吞紗而將致人於死則不能不速擊之以救人也

劇盜婉言辭雷擊

吾錫東鄉有巨盜曰林增蟜常隻身行劫江湖間血案纍纍尤善采花常自言良家婦女爲所汙者甚眾一日雷火繞其前增蟜跪而辭曰以增蟜之罪當死國法若

以雷轟死太便宜矣雷遽收聲陰雲盡散越一年果爲金匱縣令許君誦宜所弋獲問以積案堅不肯承日增蟢將全身而死加以夾棍鷹架吊梁及諸酷刑無不受最後燃燭臍中遂死時方暑熱比拖出獄尸已腐矣

雷疑

蔡子方司馬家他語余云甲戌之夏嘗讀書金陵清涼山之陽惜陰書院用老蒼頭秣陵關鄉人也日午後因事回里與其鄰人結伴偕行鄰人買一乳驢中途遇雨驢不肯前鄰人乃身披舊蓑衣負驢於肩屈躬而行忽

覺雷聲殷然電光奔掣兩人疾行十數里則雷電常在左右若相追逐者然有欲下不下之象而聲勢逾逼逾近兩人大驚皆停趾以覘其異鄰人因暫釋驢脫蓑小憩道旁雷遽收聲電光亦斂雲中現出無數神靈之像須臾則濃雲盡散矣兩人於是豁然大悟曰此雷疑也夫蓑衣狀本蒙茸復加驢於其上則人首爲所遮蔽而蒙茸益甚焉神靈見之疑以爲怪物奮欲一擊又以諦視未審不能遽下也迨見釋驢脫蓑始悟爲人而速去之蓋鄰人雖無好怪之心祇以一時事與怪類幾蹈不

測之禍然則人之背常襲怪以干神靈之怒者豈不愚哉亦可畏也

雷擊學徒

光緒四年七月十三日無錫貫人計氏子年十六在塾中忽被震雷擊死方雷之未發也衆聞有硫磺氣味甚烈計氏子告同學友云我今日微覺寒噤不知何故遂不待晚餐入帳高臥時在申酉間也天既暝忽迅雷閃電挾狂風驟雨而來其勢震盪洶涌如百萬甲兵從空而下又如排山倒海之聲內外房屋駭然洞開雖有木

門銅鎖者皆自解脫有一老者年八十餘矣謂人曰吾聞人有當受雷擊者其地之城隍土地及諸鬼神無不畢集門戶皆能自開今雷聲若此大非佳事言未既忽聞霹靂一聲提計氏子出帳中悶伏於地同學友亦自投於牀下驚悸已絕雷聲殷殷如千百火星散迸一室又如無數燭龍閃爍不定而計氏子牀帳則已如巨燈照耀塾師深恐雷火燒帳及屋與其家人盡力撲救迨帳已撤下則固無焦痕但見四角有龍爪迹而已又聞霹靂一聲則計氏子已震死而同學友甦矣於是其父

聞信借一店友奔赴塾中遂與塾師其三人皆執香長
跪仰而祝曰此子素謹愿無大過極知上天降殃決無
誤罰之理彼若有隱慝尚祈雷神擊而活之使彼自言
然後受殛或硃書數字誌其過惡旣使吾人明白無疑
亦可以爲世炯戒三人苦祝久之無應又久之而雲散
雨止天已霽矣計氏以其子被雷擊爲大恥乃書冤單
千餘言分貼四門表厥子之無罪也方雷之初至有一
大火毬臨入東鄰猢氏之大庭外旋騰躍而上從一人
頭上滾過其人並無所苦又覺耳邊有雷針擦過亦並

無微傷然里人皆謂此次天威之降赫實數十年來所未睹也論者搜求計氏子之惡而不可得若以西人電氣之說當之則雷似有所專注並非偶然相觸者或爲之解曰此子前生必負大罪孽或是大姦慝而倖逃顯戮漏天網故於今生致罰焉或又曰世傳人於天順日受胎者必遭雷擊其卽此子非耶夫天地之大造化之理之博固無所不有然皆並無左證云

雷擊水缸

甯波水國也然甬江與海潮相吞吐厥水皆鹹故凡取

淡水者必上溯鄞江其源乃淸居民則戶列巨缸積受雨水而用之余任甯紹台道五年署中用水皆以船載之十里之外府縣署中亦然丙戌之夏雷聲殷殷忽將道署廚房外一水缸擊碎其缸容水十餘石迸流滿地缸外有八九尺之蛇蛻一條余乃悟曰是缸之水闔署之人飲食皆取給焉蛇浴於缸行至缸外而脫殼其水必毒可以殺人故驟擊之天之愛人甚矣淡水固養人之物蛇初入浴人尙未知而蒼蒼者早已知之犇雷一擊俾闔署之人免罹其害於戲何其仁與明之無弗周

也

一日中雷擊三人一死二活

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武進戚氏堰田隴中有一人被雷擊死須臾又一人奔至狀似瘋顛自訴前事衆人聽之始知死者一素愿無能之鐵工其一人則傭工也先是鐵工運鐵數擔由無錫南鄉駕一野航回至戚氏堰有一素識之鄉人來求附行鐵工問來此何事曰索逋賬問索得幾何曰得洋銀七十四員鐵工乃招令登舟中夜與其子及傭工密謀欲殺之而取其財傭工以

爲不可其子依違其間俄聞汨然一聲則已乘客出酒而墮之水中矣客首自波間冒出則舂之以篙凡三冒三舂之客尸遂飄沒不見鐵工因取其財分傭工以洋銀十員及聞鐵工之被殛也傭工自念旣分其利必同受其殃驚悸發狂奔至田畔盡言其隱衆人以質諸其子猶囁嚅不肯吐實世傳人被雷擊三日內必有回覆陳次日果有飄風奔電雷聲隱隱旋繞鐵工之子大懼衆人皆爲跪求且謂之曰上天欲汝自陳其父之惡爲世炯戒也其子長跪自訴一一與傭工之言相符久之

雷始收聲雲散天霽矣同日無錫城內有一學徒在塾中忽被迅雷旋繞衆皆望見金甲神挺鞭圍坐四簷又有奇形異狀似仙佛者往來空中於是父兄及塾師皆爲執香跪求且使學徒自言過惡願立即改悔學徒言昨日大解偶不檢點有制錢二百墮入溷中未及撈取願速往撈之雷仍不散學徒乃跪祝曰我有欲害人之事今已悔悟斷不敢再作妄想雷聲漸止衆隨往溷糞坑果得制錢二百其害人之事則堅不肯言後有人在其枕邊搜得銛刀一柄蓋與舊友某甲爲讐欲刺殺之

而未發聞雷後決計銷燬尙未得暇適爲人所見云同日又有一茂才因與其妻肆口然尤忽迅雷擊其足茂才跳走以免回視一履已燬矣蓋因茂才罪不至死故燒其一履以警之以上三事同在一日余檢時憲書是日爲天刑日而盛夏又純陽當令之時雷部於此宣其威柄亦所以救人道之變而濟王法之窮天道神明豈不信哉

甯遠府城地震

道光季年四川甯遠府地震環府城數十里城垣房屋

傾陷尤甚人民牲畜死者無算前此三年有一道士呼於市曰牛鳴地裂人以其顛狂不之異也及是知甯遠府事牛雪樵先生樹梅壓於壞垣之下三日後遇救而蘇遂有跛疾而全家皆已壓死終以無嗣知西昌縣事鳴謙及其全家皆死有人夜睡忽覺牀屋滉漾如在舟中已而墮於牀下驟聞天崩地裂之聲房屋傾倒竟被牀板撐拄因得不死徐自挖開壞墻而出思其父在某街某店欲往救之而街道幾不可辨僅誌彷彿旣而見某店招牌卧地因呼其父忽聞有應者曰速救我出汝

父尚在我下一層救我乃可救汝父也如其言救之復救其父皆得不死是時天色朦朧莫辨晝夜冥然孤往凡諸戚𨖚朋友恍惚遇之與相慰勞知其無恙旋見大地劃然迸裂海水湧現奇鬼突出有頭大如車輪者長身蟠腹者百般怪異之狀森然可怖須臾地合如故久之有礮聲震耳者三聞人言天礮鳴矣於是豁然開朗復見天日知已晦冥三日矣向所遇之戚𨖚朋友詢其無恙者實皆鬼物云牛太守嘗自悼曰我生平行事不背古人爲官未嘗不勤民事而遽攖此阨天道庸可問

平一夕忽夢城隍神拜會告之曰子之所遇誠酷矣然此定數不可違也吾奉上帝命已三年迭請展緩至於無可延宕而後行事此三年中耗盡心血其不在數而居此地者既須設法遣去其在數而未到此地者又須引之使來終日忙碌刻無暇晷即如吾子本在數中然吾以子剛方誠篤力請上帝僅免其身亦已煞費苦心矣太守自是遂不復怨尤後仕至四川按察使衛輝遭風最盛地震之後有司督率吏役檢尸於瓦礫中凡得男女合抱之尸三千餘具而實係夫婦者不過八百餘

其淫賤之風上干天怒故有此劫云

長沙火藥局災

同治九年二月某日長沙城中火藥局不戒於火其燬發也十里之內忽聞天崩地坼之聲牆屋震撼門戶動搖人皆奔向天井仰視則如黑雲遮空又如羣鴉蔽天而過參然駭然其聲砰然間有墮地者則皆門窗甎瓦器皿及死人血肉煙霧迷漫空際閱兩時始散長沙府城隍鐵像素稱靈異碎鐵羣飛不知所往府學教授某君方在署忽一巨石洞壁而入中其頭顱腦漿流出巡

撫駱文忠公延醫以兼金覓藥療之得不死有一人自半空墜下適在巡撫署前依然徐步而行署外人怪而執訊之答云我乘氣而上乘氣而下初不自覺也距城二十里以內皆有死人手足肩股絓罥屋脊樹枝纍纍不可勝數先是局中火藥皆藏地窖不知火從何入有一最大之窨相去較遠幸未引動火氣否則轟陷全城矣然環局二三里外居民無一免者局外本有溪河今亦變爲平陸是日也管理局務委員某同知與某都司相約赴局某同知忽憶公館中有未了之事半途而返

某都司行抵局門未及下馬火發轟焉而某同知竟死於難

火藥之災

同治六年四月初五日河南滎陽縣城中忽聞轟聲震空迅厲似從東來縣令派差四出查問始知城東七八里有甘肅委員運解洋藥及銅帽車十二兩正下石坡騾驚車覆擦動銅帽洋火迸發延及五車同時轟烈車夫居民死者二十餘人民房震壞三四十間洋藥轟失百二十桶銅帽轟失一箱十萬顆云是年十月二十五

日武昌火藥局災詢係陝甘火藥局曬藥不檢延及城內之製藥局轟動半里外之藥庫附近居民死傷不少又聞同治四五年間山東省城有委員解火藥至濟甯者舟泊濼口歷城縣知縣陶某往送之登舟與委員敘談良久乃別既登岸委員在船首拱揖陶某登輿還揖忽聞騞然震動之聲煙燄迷目船與委員皆已不見岸旁有一古菴亦不見須臾則木片甎瓦與人之骨節紛然墮下蓋船與菴及委員俱爲火藥所轟矣陶某之輿夾在菴船之中央獨得無恙不解其故惘惘然馳歸縣

嗟嗚呼自槍礮盛行以來火藥之害既酷矣而局庫舟車偶因失慎而遭劫者亦復不少然其所遭似有定數焉又有遭之而仍免於難者彼鄂省被害之民迫於地勢者無論矣若滎陽城外之居民何其不幸而罹與之陶某又何其幸也蓋一則无妄之災一則非望之福也

龍陣風之災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湖州有龍陣風自西方起至於南潯約及百里同時折木發屋揚沙石死者甚眾有數村被風捲去變為平地數百年大樹有拔者四月十

三日有六龍鬬於高淯之石臼湖湖水飛騰聲勢震盪壞舟數十茅屋數百間人有死者而嘉興亦於是日有龍陣風壞屋千餘間死傷頗眾夫高淯與嘉興相距數百里同日遇龍陣之災豈高淯之鬬者即嘉興起風之龍追至石臼湖中而始相鬬耶不可知矣

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京師天壇在正陽門外之左隅繚以長垣周九里十三步圜丘在壇中形圓象天南嚮三成內壝形亦圓外壝形方北為皇穹宇環轉八柱圓檐上安金頂基高九尺

徑五丈九尺九寸石欄四十九陛各十四級北門外爲
祈年殿殿在壇上其制俱圓壇南嚮三成面甃金甎圍
以石欄殿高九丈九尺共八十一楹上安金頂瓦均藍
色琉璃每歲上辛
皇上祀天祈穀之所也後爲皇乾殿齋宮在殿之東南
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寅刻雷電交作大雨如注
西便門外有一槐樹陡被雷擊樹中有蟒蛻一具長約
丈餘或曰蛇已被雷收去或曰避而之他喧傳之際雷
又大震嶽撼山搖霹靂一聲直擊祈年殿前所懸之額

碎臨陛上雷火燃著懸額之楣木末刻殿內火起煙燄
從槅扇窻櫺冒出烧著樑柱其光熊熊如赤虹亘天守
壇官弁鳴鑼報警步軍統領發令箭傳集官兵及五城
坊官水會奔救殿宇過高水激不到雖雨勢傾盆又爲
琉璃亭頂所隔奉祀劉世印率人進殿將
列祖
列宗楠木雕刻之九龍大寶座搶出而
皇天上帝之寶座火已燃及無從措手戌刻後祈年殿
八十一楹及檀木雕成之朱扉寶座悉爲灰燼數十里

內光同白晝香氣勃發蓋其楹棟皆以香楠木爲之大逾合抱乃前明成祖時所建今世無其材也夜過半火勢猶未衰至天明乃熄丹陛上之漢白玉石欄杆悉皆炸裂二十六日奉

詔議處太常寺各官及壇戶有典守之責者嘉獎五城水會紳董並以寅畏天災君臣交儆之意宣示內外大小臣工於是都人士皆言祈年殿額後有蜘蛛精或云有蛇蟠踞之連日見雷電圍繞殿頂盤旋空際數日矣余謂壇殿規模宏敞終歲空閉且其地愈尊嚴向爲妖

精避雷之所或者蜘蛛蛇蠍夙踞其中或者西便門外樹中之蛇尚未死逃匿殿頟之後天威顯赫必殲之以除民害固未可知然竟延燒是殿何也尤可異者蘇浙鄂諸省本皆大稔乃殿災以八月二十四日而各省亦多於是日始逢陰雨淫霖奇潦四旬有餘迨十月初五日始放晴光而歲事已無可救矣天心仁愛未必非先以殿災示警也恭讀

詔旨力戒因循勵精圖治正與殷中宗高宗遇災修省之意相同固宜弭變無形歲雖歉而民不至大病也

太平火藥局災

自槍礮興而各省各郡之火藥局林立然必擇空曠僻靜之區與離城市稍遠所以重民命而避凶危也長江水師提督衙署建在安徽太平府城中而火藥局亦設於東門內蓋赳桓之武員但圖取攜之便不復顧及民生也當設局之初紳民屢具公稟請移建城外不聽光緒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巳刻忽聞天崩地裂之聲煙焰瀰空兩時始散遠近數里街衢房舍蕩爲平地有大礮數尊飛起與各種鋼鐵彈及巨石甎瓦擊人於數里

或十里之外有閱兩時始墜下者是日有木匠泥水匠各數人在局作工轟然一震皆不知所往守局之卒數人與其全家亦皆不見并不知火所由起一灌園叟方在菜畦其首與左臂忽不見俄墜在城牆上一婦人在水濱搗衣驟聞震聲起立仰視其首倏已不見知府吳湖治甯國十餘年今歲忽奉大府檄調署太平莅任甫數月因修衙署賃居公館正坐廳事理官書忽一巨扁墮下壓傷頭顱臂膊痛極而暈既而復甦明日遂卒上南門夫子廟及學使考棚縣署大堂悉皆摧燬監獄亦

毀大半監犯有逃去者局旁有一浴堂當火發時藥彈爲水所壓皆從地底衝過泥土竟被掏空遂成巨沼此次被燬者約一百數十家死者無從查考約有三百餘人死於轟焚與死於推擊覆壓者各半其生者亦多焦頭爛額露宿風棲搭蓬席而居之至於各處殘肢斷體血肉模糊者令人目不忍覩居民以禍起提署之藥局往往舁死者之尸入中軍署中哭詈中軍匆轉避之又有提署巡捕委員火藥局差事居民譁入其家擊毀器皿以洩忿迨各官捐貲賑卹乃稍止焉嗚呼失愼難防

生靈何罪可不審度於締造之時哉

福星輪船沈沒

光緒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招商局福星輪船放洋北上將至黑水洋逢大霧爲西洋澳順輪船所撞沈沒海中海運員董死者二十四人伯相李公既爲奏請優卹且建祠津沽矣其後上海道馮焌光與英領事再三理論斷令澳順船主賠償銀五萬六千餘兩撫卹一款職官二十四員每人家屬給銀三百兩共銀七千二百兩搭客死者三十八名每人卹銀一百兩共三千八百兩此

案方結委員長林者需次蘇州家亦在焉沈之次日長
君之妻忽作囈語曰吾已死於黑水洋矣速請吾友顧
竹臣大令來大令者知元和縣事顧思賢也家人諦其
音知爲長君之魂相與環泣鬼曰此乃定數豈能倖逃
吾在水府已有職事亦無所苦何必悲也因將家事一
一囑付家人且使勸其妻勿悲念顧君既至寒暄數語
畢即自道其已死且以其子託之俾代爲教督顧君唯
唯鬼因曰吾在水府事極繁偶趁閒暇到此不能久稽
請從此別矣遂拱手而去其妻如夢初覺問以前事亦

不知也於是蘇人喧傳福星失事越一日而上海始得信又越一日而蘇垣始得信云又一委員某君於正月初六夜夢至一衙署官册填委左旁一公案尚虛無人有老吏指示之曰此君之位也不久即來矣某君忽出門回顧門額大書水府二字遽然而醒至是亦及於難又一委員江姓甫上輪船見各艙已滿行李幾無可位置且見在船諸人面目模糊形狀可怖即而視之則皆人也乃決意搬行李回逆旅俟下屆輪船再往竟獲免焉

附錄江浙員董死事者姓名

蒯光烈　張濬　朱聲槐　黃爾祉　齊岳　王綬
謝鳴鳳　覺羅綽勒歡保　榮椿　呂廷寀　胡權
立　黃成　劉齊煜　長楙　張培生　李松年
李錫田　甘立功　許楙身　姚濬源　趙德轄
葉錫泉　石師鑄　魏文彬

輪船失火

嗚呼生民之厄惟水火爲無情无妄之災惟焚溺爲尤
慘故知命者恆有戒心焉若夫被回祿者即有焚廬燬

物之驚而逃生者十有八九以其出路較寬也涉江海者即有觸礁遇風之險而倖免者十常六七以其待援較易也若以輪船行水而遇猝然之火則兩厄交乘不死于火即死于水誠人生之至不幸也已自有輪艦以來外洋行海各船防火之法規例極嚴失慎之事所聞尚寡惟上海長江各船公司愈衆生意愈艱往往自紊其規例以廣招攬同治丙寅旗昌洋行之湖廣輪船在長江失火被焚當時詫爲創見之事光緒庚寅之春寶清輪船又在長江被焚因其攬載自來火若干箱貨艙

失愼延及艙面燃著自來火遂至不可撲滅死者近二百人其尸未能撈獲者約數十人冬間復有上海輪船被焚之事其得禍之酷更甚於寶清一年之中焚輪兩見且同在鎭江大河口左右吁可怪也亦可傷也是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古公司之上海輪船由滬開駛搭客約逾三百人是晚十二點鐘抵鎭江碼頭裝卸貨物而搭客踵至者一百數十人統計近五百人合之全船執事及水手等則近六百人人數既多客艙實不能容司事者遂以鑰啟大艙俾暫宿焉大艙裝貨之處平時不

輕啟鑰火禁更嚴密異常此時既有客入遂不能禁其舉火十四日早四點鐘由鎮江躉船開行至七點鐘始過大河口十餘里近鐵板洲之秀距泥磯臺尚十八里距鎮江約九十里距儀徵約六十里司事者正驗收客票暫閉樓上下諸艙門以便稽查忽聞警鐘亂擊其聲喤喤急起視之惟見黑煙紅燄從大艙直衝而上據司艙人云火起時但見近桅杆處有鋪蓋約二十具火從鋪蓋中出一經搬動火益炎炎延及棉紗大包須臾煙燄遂成火毬往來奔突大副令水手急曳救火皮帶是

時諸客紛紜擾攘多站立皮帶上遂致不能吸水水手急以桶取水潑之驟聞轟然一聲艙板迸裂船主急令轉舵向江灘須臾船頭已近岸上欲解舢板船已無所及乃以粗繩繫於船首俾諸客得緣之而下是時東北風大作倏忽之間全船皆火船首船尾猝已燒斷而客艙多近船尾諸客無可存身紛紛跳入水中天寒浪急游泳爲難十不活一時有在旁礮船鹽船漁船皆坐視不救惟船主及水手等得扶繩登岸船上人死者惟茶房庖丁司艙各一人諸客在船首者皆因心慌意亂不

知奔避以及于難故扶繩而生者僅半之若在船尾諸客則生者甚少此次火起迅捷未及十五分時候已全船俱燼死者約逾三百人上海仁濟堂紳董遣人僱救生船逐日打撈得尸二百數十具斂以棺衾並有善士爲一一照相存留俟家屬由遠至者尸雖腐壞而得以認領其無人認領者則叢葬于義塜生者約二百餘人除去本船諸人外則搭客之遇救者僅百餘人而已越七八日燼餘之船由兩輪船幫扶拖帶行泊鎮江之七濠口船中尚有餘煙亦有焦臭莫不掩鼻而過論者推究

起火之由傳聞臆測言人人殊或曰有客在大艙吸水煙遺火煤紙于艙板覓之不見以壺中茶灌之以為熄矣不虞少時煙燄迷漫火仍冒起或曰有人吸鴉片煙既畢置燈于鞋籃中未之熄也驟見鞋籃燃著遽取擲之水中而餘火已延及棉花包矣或曰客每以炭置鑪中煮食物其旁有棉紗二百包一經燃著遂致蔓延要皆揣測之辭均非目覩以目覩者皆已葬身火中也或又謂此船之火殆匪徒所縱因其緝捕扒手立即嚴辦匪徒銜恨施此毒手然此小竊之輩豈不知一經種火

四面波濤無可逃避必將同歸于盡彼計雖兇很未必若是之愚也此次逃出者有洋人聶勿來聲同日本細崽二名語人云事急時欲回入房取要件而勢已無及祇得舍棄一切儘力逃生旣獲登岸回顧諸華人或緣上船畔護欄或立艙面呆若木雞並不逃生蓋駭極而神志昏瞀也鄉人欲覓細崽衣物洋人助禦之乃免副將賈君由臺灣來奉檄招勇見船頭已近岸逃者悉緣船側之繩縋而下水水淺僅及腰際少壯者遂一躍而下均獲生全賈君旣隔在船尾見船後波濤與江心無

異恐無生理姑捉巨繩坐在船旁鐵欄上一被擁擠即
懸空際幸繩在手中徐徐溜下和衣倒卧水面浮沈半
里許經一小船救起蓋彼先見直下者無不沈沒因思
横卧衣不盡濡或可倖免亦一時之急智也又有鄧姓
者與李姓並榻而卧見火已逼促李速行李始則結襪
繼乃覓帶傍徨無措鄧恐其迷于所向趨捉其袂反仰
面而坐鄧遂衝火突出回顧則火已封門矣意其必死
于火厥後載尸回滬裘在身而履在足蓋亦躍入水中
者也又有一人逃出見某縣令衣已著火後聞亦頗得

生然已受驚不淺其羅此厄者則有權瓜洲司之陳少尉晉省繳委與一人同抱木板浮巨浪中謂其人曰我與若同歸于盡不如讓爾幸登彼岸當赴江甯石壩街陳公館告以瓜州司三字俾得收吾骨於江濱其人曰諾陳即撒手攸然而逝此人附板得生回顧陳沉而復起者再乃哀紅船拯之船上人不應遂告諸其公館其妻親往打撈半月始獲少尉之尸又有江西候補某官胡姓挈同眷屬僕從安徽候補主簿潘姓金陵怡昌公綢號主人陳茂才皆死焉又有儀徵某觀察亦在此船

未卜生死又有揚州某店主本欲往附輪赴蕪湖途中因事稍遲小車復推挽不前比至江岸輪船甫過將責車夫忽聞警信乃轉怒爲喜蓋若有定數云於是有爲輪船防火議者一輪船勿裝引火之物凡洋油自來火棉紗棉花等類概宜堅拒勿貪水脚一貨艙中勿納搭客一搭客人等概勿吸煙點燈船中本別有吸煙之地所有旱煙水煙鴉片煙雪茄煙紙捲煙不得隨地呼吸隨手亂拋此外如救火皮帶宜隨時試練小舢板船宜多備幾艘艙面艙下宜不時巡察所論固多扼要余謂

江海輪船之規例本是如此特法久弊生或廢弛而不能恪守耳夫苟能恪守成法則何事不可防豈獨輪船失火也哉

中泠泉眞蹟

中泠泉在金山下金山本在江南岸故過客皆得汲水烹茶所由品爲第一泉也厥後長江愈趨而南金山旣在江中而中泠泉遂不可得見取水之法常用製機器以長繩縋入江中旣得泉水以蓋蓋之然後取出所以不爲江水所混近來汲泉者旣無其人而知製此器者

亦絶少中泠泉乃在若有若無之間同治九年二月江水淺涸過客皆於此停舟汲泉煮茗始知泉上護欄曲檻布置絶佳乃日夜被江水衝齧而不損壞蓋數百年前之工程其堅緻實不可及而中泠泉之眞蹟始閲數十百年而始見也是時吳竹莊方伯坤修方由皖入覲過此酌茗嘗爲余言之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余以乙丑八月隨曾文正公駐營徐州太守汪君堯辰招幕府同人飲於府署署中有東坡祠又有蘇姑墓相

傳東坡知徐州府時河水驟決城將沒矣其幼女年甫十三投河而死水遂退城獲全至今知府歲祀其墓墓在一室中有甎級如螺旋然室外有一樹其根高二丈餘其幹不上出而旁出夭矯蟠曲如龍蛇有一大幹引而南約二丈許復曲而上出其四五曲懸在空中而不墜其一小幹北趨亦然墓後有霸王樓高三層無級可緣而上樓下祀霸王虞姬焉竊思蘇姑有禦災捍患之功乃正史既不載而東坡詩文集中未嘗一見亦異矣豈其偶遺之歟徐人至今鑿鑿言之且不廢其墓祀似

非附會無稽者若其樹之奇古殆靈氣所化也

湄洲大魚獻燈油

天后威靈顯赫佑庇生民其神力著於南北海面者二三萬里蓋近千年矣福建莆田之湄洲爲天后故里有天后宮素稱閎麗每歲三月二十三日爲天后聖誕先期數日輒有大魚暴鬐瀕海之沙灘聲如牛吼聞十餘里湄洲之人皆曰大魚來獻燈油矣廟祝率數十人擔甭挈缶而往大魚長十餘丈或數十丈開口馴伏不動若有待者人皆攜尋丈巨木撐拄其上下齶恐其一齧

而殺人也遂各負擔秉燭而入兩足皆穿草鞋恐其被滑傾跌也諸人皆歷魚喉抵魚腹觀其臟腑間積油甚多無不任意挹取滿器而出或既出復入者數次大約取油至數十石可敷神前數年點燈之用卽不復入去其口中拄木魚卽揚鬐鼓鬣而逝觀其意若甚自適者或曰魚腹中滯油過多其氣不能舒暢去其有餘則魚意自樂也或曰魚以得獻悃於神爲快也若人謀捕而殺之必有殃咎故相戒不敢萌此意卽偶有此意而魚亦似知之必飄然而去也據閩人述之如此

蛟龍利害懸殊

余弟誠伯知興國州年餘告我曰凡有泉水之地其下皆有伏龍興州民皆於山閒或平地搜得一泉可以致富其水或溉數百畝或溉千餘畝凡泉水經行之地其兩旁田皆可沽善價夏秋苗長之時則有泉者尤得居奇州民或妬其鄰之得佳泉也適逢歲旱以求雨爲名殺黑犬瀝其血入泉中龍大怒挾風雷而出驟降大雨四鄉霑足視其泉則已爲平地矣其鄰甚恚將訟之官父老勸解之且按田家之得雨者斂財以償之乃已誠

伯又逢黔人談及蛟水則爲之色變蓋黔居萬山之中常受蛟害也據述出蛟之地有去巨川稍遠者水既去而蛟猶涸在山間其首似牛其身在龍蛇之間鄉民畏其爲患皆焚香跪禱其旁久之知其蠢蠢然無知覺禱之無靈乃縱槍礮擊之蛟或大吼奔入巨水或激其暴怒倘能於平地出水則田廬民人必有傷損余曰然則龍與蛟之爲利害相去懸殊矣蛟有害無利者也龍降澤於民爲利甚溥有時激之亦能爲害然非其本意也

白龍朝山附

浙江上虞縣之西門外居民多遵海而處海之石塘西自夏蓋山而止山巔有夏蓋夫人廟俗傳爲夏禹王妃塗山氏也海中向有一白龍每年於中秋前後例必朝山一次居民於此數日內見雲腳鱗生即指爲龍然其形卒不得而見也光緒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涼雨新霽海波如鏡忽西北方雲層魚鱗極其整密俄有白光一道上沖霄漢至半空天矯騰拏變化不測四爪畢現全身盡露鱗甲萬點尤覺分明但其首則模糊不辨頃之龍尾亦隨波而上盤旋空際陡見其掉尾一埽霎時

閒黑風捲地海水壁立狂雨猛至雷電交作震山撼谷迨雨過天霽則已月出東山縣中父老皆謂四五十年來未見此瑞見則歲必大熟道光二年曾見一次是歲禾稼倍登棉花豐稔今茲歲必大穰矣已而果然

發蛟 附

湖北黃陂縣之西有鄺山者層巒滴翠高聳雲霄與木蘭山對峙山之麓有古寺曰清淨菴地僅半弓編茅為屋一老僧卓錫其中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天朗氣清曠無雲翳甫交亭午忽聞菴後石壁如裂聲震遠

近屋瓦皆飛僧亟出探望但見石崖內水勢滔天飛流直下霎時山門已衝去僧隨手攀一板片浮沈其間俄有逐浪而來其頭如牛仰露水面偶觸木石則波濤激起丈餘由蔡店而至黃邑西濠沿岸民房衝塌無算漂沒不下千人蓋自鄖山至河口被災者幾及二百餘里云

巨蛇出遊

無錫西定橋跨梁溪上當溪水入五里湖之口有橋洞五俗稱五環洞橋由城望之如亙虹天半吾邑鄒敬甫

先生安𡊮嘗言某年月日與友人坐橋上納涼忽見湖水驟漲若將漫橋者諦視之一大蛇乘水而來長數十丈不見其尾大駭急與友人趨避未及下橋蛇昂首一躍越橋而過蓋橋洞不足以容其身也方其躍時空中似大雨下注衣爲之溼其行甚駛徑蘇州河而去倏忽不見此蛇蓋居五里湖及太湖中近橋居民常常見之然猶其次也謂之二將軍又有稱爲大將軍者乾隆年閒有一煤客泊船北門外之釘尖嘴夜望見曠野中掛兩紅燈問舟人曰彼處有店戶乎舟人曰無有煤客夙

工彈丸姑以彈擊之而一發兩燈忽不見舟人曰吾嘱之久矣凡燈在風中其光颭颭搖漾不定惟此燈光極定且一擊而兩燈俱滅此必怪也越半月居民多覺腥臭不可耐相與搜尋至深山叢莽之中一大蛇長近百丈死焉蓋此蛇方掛林間小憩其兩眼如紅燈及中煤客之彈負痛疾走入山然後死今僅存其次者然亦未嘗爲人害云

物性通靈

北方人以狐蛇蝟鼠及黃鼠狼五物爲財神民家見此

五者不敢觸犯故有五顯財神廟南方亦間有之錢子
蓮大令青江蘇通州人也嘗言年十七八時獨寢書齋
忽若有物壓其胸者欲言不能欲起不得如是數日張
眼微窒見一黃鼠狼高一尺以外踞地而坐對牀噓氣
八郎被魘精神疲倦異常次日子蓮覓一鐵尺暗置牀
隅坐以待之三更以後黃鼠狼復至帳外對牀噓氣子
蓮出其不意以鐵尺猛力擊之腦裂而死次夕復有一
黃鼠狼繞室哀鳴旋至牀前噓氣蓋其雄者既死而雌
者來求其侶且意欲報讐也子蓮以鐵尺驅之不去乃

覓一鐵夾追而鉗得之仍以鐵尺捶擊每擊一下則放一屁黃煙繚繞厥臭令人難耐子蓮忍臭擊之十餘下遂死魘人者由此始絕又嘗與塾友數人由城赴鄉作會課友因天時炎暑五更即起步月而往行至橋邊忽見螢火無數起自草間漸眯人目諸友在後者見此而懼避入村祠中惟子蓮與一塾友業已過橋忽見一物長尺餘頭蓬鬆不知所頂何物躑躅而前塾友謂子蓮曰此蝟也可脫新鞋以左手擊之子蓮迫於無奈如法一擊頹然而倒遂馳至村祠中呼諸友舉火燭之蝟已

縮成一團其頭所頂則河泥與水草揉雜而成者也遂以帶繫之攜至鄉間聚薪圍而焚之良久蝟在火中毫無傷損蓋其刺足以自衛也乃至藥舖假一大鍘刀剖其身爲二然後死先是村人皆言橋邊有水鬼行旅死者數人蓋卽此蝟爲祟至是遂絕設使倉猝之間震於所見進退失措則必爲所陷矣子蓮又言所居天津房屋有書室三間平時常鎖其門家人或於戶下見有女子弓鞋在內移動一日忽開室內如有數人談笑者家人穴窗窺之見有一大鼠踞坐坑桌上兩中鼠在坑左

右踞坐其餘小鼠踞坐於地若隱分少長之序焉噫異矣夫物性有靈蠢之別若此諸物其性較靈閱世稍久往往能著怪異人見其怪而能不改常度則怪自絕矣

物性相制

嘗見一蜘蛛布網壁間離地約二三尺一大蛇過其下昂首欲吞蜘蛛而勢稍不及久之蛇將行矣蜘蛛忽懸絲而下垂身半空若將追蛇者蛇怒復昂首欲吞之蜘蛛引絲疾上久之蛇又將行矣蜘蛛復懸絲疾下蛇復昂首待之蜘蛛仍還守其網如是者三四次蛇竟稍倦

以首俯地蜘蛛乘其不備奮身飄下踞蛇之首抵死不動蛇狂跳顚擲以至於死蜘蛛乃鹽其腦果腹而去又見一壁虎與一蠍相遇蠍素無目貿然前行壁虎故以其尾略逗之蠍怒猛力螫之壁虎之尾圓轉光滑即被蠍螫毒亦不能灌入而壁虎又性黠而行捷早已縮避蠍尾適自中其身而怒愈不可遏欲得壁虎而甘心焉壁虎復以其尾逗之迅速縮去蠍螫之不中又自中其身如是者三次蠍遂不復動蓋已死矣壁虎於是恣噉其軀僅存殼焉聞壁虎以是術制蠍百不失一蓋其以

蠍爲蠷也久矣故又謂之蠍虎云又見一蜈蚣盤旋蚓
穴之上蚓匿穴中忽探首拔去蜈蚣一足蜈蚣怒欲入
穴而穴小不能容乃徬徨旋遶蚓復乘閒拔其一足蜈
蚣益怒而無如之何守穴口不肯去蚓遂漸拔其足閱
一時許則蜈蚣已無一足身雖未死而不能轉動橫臥
於地如僵蠶焉蚓乃公然出穴噬其腹而吸食之噫萬
物並生並育一相食之機也余偶見之而偶誌之其未
爲余所見者固不可以殫述殆變態無窮矣夫物之大
小强弱有定而相制之機則無定得其機則小可以制

大弱可以制强盡鬭智不鬭力云

雷擊巨蠍

咸豐乙卯之夏京師暴風雨咸見一緋衣小兒騰空南行如有翼能飛者迅雷閃電隨之聲勢驚人越一日一夜小兒集於天津之城樓手執一帕揮舞不已雷聲轟轟然旋繞左右不敢下擊如是者又一日有一獵戶在其下試發一鳥槍小兒出不意方俯首下視忽聞霹靂一聲則已噎死城下矣眾共視之乃四尺長巨蠍也其所執則婦人之騎馬布云

生吞壁虎附

俗稱壁虎在五毒中亦曰蜥蜴亦曰守宮亦曰旋龍恆在陰溼牆壁間大者長二三寸尾則倍之平湖縣北有豆腐店夥常食此物以博好事者之酒食銀錢一日有人捕得最長大者與賭洋蚨四圓並有酒肉向來常用腐皮捲而嚼之此次不許包裹店夥因賭數之較豐也毅然任之未及舉齒壁虎本極活潑倏已下咽久之竟無他患一年後漸覺消瘦無力有江湖走方醫見而驚問之謂腹中必有動物其妻頗憶之曰得毋所吞壁虎

乎醫曰是矣索謝洋蚨十六圓將病者各竅閉塞僅留其口而倒懸之咽喉周圍搽以藥粉少頃物從咽喉探出急欲捉取物既滑膩一時不及措手忽已縮入醫曰難矣人倒懸久則發暈若坐起彼必不肯再出家人懇之醫卽多搽藥粉於咽喉物再探出立用鐵鉗夾住衆人圍視壁虎通身紅色血豔醫曰此物食時未死彼卽涵養血中人正血旺之時不能翻動偶或血枯彼卽搖動猶幸是雄物苟食其雌能於血中散子早已不可爲矣衆人相視而嘻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蛇跌鼈附

世傳蛇跌鼈性最毒食之能殺人買鼈時須以繩穿其尾倒掛兩時許試之如蛇也則頓復原形矣上海鄉人素以販雞爲業一日擔籠遇雨避大樹下忽聞豁然一聲有物自樹巔墜下視之鼈也大如九寸盃首尾皆伸出五六寸尙係蛇形鄉人捕置籠中比歸則籠雞皆死鼈之頭尾已與鼈無異惟腹帶紅線耳遂埋諸土而棄死雞於地明日有黃鼠狼野貓各一死於雞旁蓋皆食雞而致斃者其毒如此

一永平古蹟附

滬報云永平府城內三山不顯四門不對有黑水井一石柱巍然豎於井旁柱上有鐵練一條入井鄉老稱神禹治水時捉一水怪鎖於井底人如掣練向上水卽上涌故無敢掣者且有人看管又有銅壺滴漏每日按時滴水如自行鐘表自古至今並不添水而壺中之水常滴不竭卽藏壺之樓日久亦不塌壞又豐潤縣城內十字街上有串心十字閣一座其三層下層鐵人鐵馬各一又有寶塔一座直通閣之上層中層三層閣中石碣

甚多燕雀過此閣皆不敢飛落周圍並無雀糞相傳閣內有辟雀珠云

庸盦筆記卷之四終

上虞鍾蓮卿刻字

究遺經樓校本